



短篇小說

周志仁

民國五十一年生

國立師範大學國文系畢業

現職／

省立台南二中教師

曾發表／

師大文學獎短篇小說第二名

空軍藍軍藝展小說第三名

全國學生文學獎散文第四名

散文、小說散見各報紙雜誌

土地的皺紋

短篇小說組佳作

周志仁

1

香蕉樹在七月的陽光下枝葉婆娑的伸展著，風一來，雖然是鄉間炎燥的熱風，墨綠的葉片還是彎彎曲曲，溫柔的波浪似的搖曳著。放眼望去，半公畝大的香蕉園一片翡翠，一瓣瓣下垂的蕉葉隨風款擺，猶如村莊西邊菩薩廟供奉的千手觀音那千百隻波動起伏的手。

香蕉園位於村莊東沿兒，就在一偏三合院右手邊圍牆外。三合院座北朝南，是老式的土磚建築。這日，晌午才過後不久，尚未褪盡熱度的陽光流過香蕉樹梢，斜斜的由半掩的門縫中射進來。是三、四點鐘的時候了，日頭已微微偏西，陽光在三合院正屋大廳水泥地上亮成一框菱形。很耀眼的一個菱形，像一面迎著強光的鏡子。阿信孀踞坐在廳堂靠左的藤椅上，注視著地面上那一框鏡子，瞧著瞧著，眼便花了，猛然擰轉頭，眼珠子一陣昏暗，竟看不清坐在對面的中年人。她搖搖頭，疲倦的閉上眼睛，眼角刻鏤得十分鮮明的魚尾紋清晰的躍跳起來。

「你還是去詢問阿信吧！……我是絕不會答應的。」阿信孀堅決的說。

「問過三次了，他都說……」坐在藤椅對面的中年人吞吞吐吐說。

「不賣！……」阿信孀接口：「那你就死了這條心吧！」

「阿信嫂，這……：……：……：……」

中年人還想再遊說，阿信孀拉拉蓋在腿上的涼被，懶得搭理的模樣，中年人才嘆口氣，不甘願的站起身走出門去。太陽繼續西斜，映射在水泥地上的菱框越來越狹長。因為後腰有點兒冷，阿信孀將腿上的涼被拉至腰間，細粽子似的在腰間紮了一環。結結實實的一環，半絲風兒也透不進來。「什麼了不起！」她懷恨的想：「要不是貪圖你的財產，人家在台北舒舒服服，何必來鄉下受罪？哼！還以為爲賺了個忠厚老實的女婿呢！這裏買田地，那邊添田產，想當大地主呀！別人也還罷了，腦筋竟動上我頭上來！買我的果園，嘿，甯想！」阿信孀思忖著，忽又憶起大兒子登旺已經很久沒有匯錢回來，心裏頭不禁又有氣。「就計算得這麼清楚，」她想：「縱使我多給登財幾分錢財，還不是你自己的弟弟？他不過是年輕，貪玩而已，本性還是善良的怎麼就不給他錢用？好，你不給，我給！果園每年的收成總還有二十來萬吧。」

阿信孀坐在客廳裏動也不動的想著心事，盡是不愉快的事。愈想心頭火便愈熱，日頭都快沈下去了也不管，也不去點燈，屋裏一片黑暗。三合院的房子，庭院裏向晚工作歸來的人聲一陣緊似一陣，間斷中還夾雜著音量蹦得天高的電視機嘈雜聲，及西邊鄰居廚房裏，豬油在熱鍋中劈劈啪啪煎熬的聲響。是木林哥那個新娶的兒媳婦阿惜開始做飯了，聽說木林哥喜歡吃油炸白倉魚，阿惜大概又在炸魚吧。唉！有個兒媳婦真好。做婆婆的可以像木林嫂那樣，整天趿著木屐貼跟兒貼跟兒四處串門子尋人閒磕牙，要不就是搗著兒媳婦用乾芭蕉葉裁剪成的蒲扇在客廳裏舒舒服服打盹兒，茶來伸手，飯來張口，什麼也不用操心。誰像我……：……：……：……！也沒什麼了不得。阿信孀爲自己辯護似的又想。我也有兒媳婦哪！只不過和我兒子一起住在台北而已。哪天我去台北，還不是可以要她炸條魚來孝敬我？也要是油炸的，而且要用黃魚，新鮮得嘴巴還能呼嚕呼嚕吞吐水泡的黃魚。活活的炸，炸得酥酥融融，一入口便化了……：……：……：……

想及兒媳婦，阿信孀就回想起去年清明節的事。登旺和他媳婦美英是清明前兩天回來的。隔日清晨六點多鐘，雖然天還祇朦朧亮而已，但往常這時候她和丈夫阿信都已吃過早飯，出門工作去了。她本以爲媳婦美英會清早起來煮飯，不料左等右等，卻始終不見人影。看看時候不早了，只好自己到廚房碗了幾撮米，汲了水偷偷到屋後水溝邊兒去洗滌，卻還是讓李永慶的老婆秀花瞧見了。

「唉唷——，阿信嫂，怎麼兒子媳婦回來了，還要妳透早起來煮飯啊！」秀花唯恐左鄰右舍不知道似的尖著喉嚨說。

「年輕人貪睡，我要他們多睡會兒……：……：……：……」阿信孀掩飾地說，臉訕訕的。

「可是，阿信哥好像老早就起床了喔！」秀花接口說。一邊說，嘴兒一邊吟吟的笑著。

「我就是愛煮飯，怎樣？」

委屈又受辱，阿信孀憤怒得一口氣沒換上來，灰著臉說。再也顧不著米是否清洗乾淨，提著鍋子便往廚房裏走，砰一聲使勁將米攢在灶臺上。也許是吵鬧聲把兒子媳婦吵醒了，兩人一齊到廚房來。阿信孀正沒地方發洩怒火，看見他們，一個箭步撲將過去，就要破口責罵。媳婦美英嚇得躲到登旺身後，細聲說：「我們在台北都沒有煮早餐……：……：……」登旺也幫忙解釋：「起得晚啦！所以……：……：……」看他們如此低聲下氣，阿信孀剛湧上喉舌的一口怒氣，硬生生又憋回胸膛裏

去，只漲得心口滿滿的，一陣恨甚於一陣。

一陣摩托車兵乒乓的破噪音有氣無力的拖進庭院裏來，阿信孀知道是丈夫回來了，可是過了許久依然不見他進來，便扶撐藤椅把手站起來，想去門口瞧瞧。一抬腳，踢著橫在身前的茶几，几上的茶壺茶杯嘩嘩碎了一地。阿信孀這才意識到屋裡的黑黯，摸索著、蹬蹬蹭蹭走向廳門，在門扇後牆上撒亮電燈。不是很明亮的燈，只把客廳四面牆壁染上一層模模糊糊的灰色銀光。阿信孀都還沒適應昏暗後突然的光亮，即使是一點點兒的，丈夫打著赤膊已跨過門檻走進來，左腕用撕裂的襯衫布條隨便包紮著，滿是泥塵的灰黑色布面上隱隱沁著血沫。她嚇了一跳，想詢問，丈夫倒先開口了：

「傍晚時涼快，想多剪除些雜草，誰知道天色暗了，老花眼瞧不仔細，除草機撞上石塊，一震動，手鎮不住，刀口反彈回來便割傷了，還好只是……」

「爲什麼工作得這麼晚？……」

阿信孀抱怨著，幾分虛應的意味。她很清楚：農曆七月都過去大半了，不趕著點兒，龍眼一成熟，滿山滿野荆棘蔓草，怎麼去收成？

「敷藥了？」阿信孀問。

「沒有，剛止住血。」丈夫答：「這個月的農保診療單呢？」

「昨天我的腿更換石膏時用了，拿抽屜裏向木林哥借來的一萬元先湊和著用吧！」阿信孀說。

傷口並不嚴重，可是由於除草機的刀鋒銳利，雖然縫合以後並無大礙，醫生還是交待暫時不要從事粗重的工作。深夜回到家，丈夫入睡以後，阿信孀躺在床上翻來覆去就是睡不着。不由思索著：這下可好，果園再沒人管理了。登旺在台北工作不肯回來，二兒子登財嫌棄農事勞苦，熬不住，三天倒有兩天不在家。五甲大的果園，噴藥、除草、施肥，又樣樣也少不了。她和丈夫本就忙不過來，如今她跌斷了腿，阿信偏偏又在這節骨眼兒受傷，偌大的果園，繁瑣的農事，誰來做？果園無人耕作，難道真的賣給李永慶不成？不，絕不賣！即使要賣，也不賣給李永慶。她老婆那副耀武揚威的神色，瞧在眼裏，半夜睡覺都不舒服。但是……

夜涼如水，阿信孀翻轉至大半夜到底睡著了，等到一覺醒來，日頭已升得天高，光影、溫暖都曬上窗櫺來了。她起身走出房門、客廳、浴室、庭院，卻四處不見丈夫的蹤影。再一看，屋簷下的機車也不見了。阿信孀忍不住罵：「這人，怎麼又上山去了？」心中霎然又意緒翻攪。這樣勤苦操勞，從年輕時省吃儉用，攢錢就爲了買塊自己的農地。等到地買了，一棵棵果樹栽植下土，她和丈夫更是一天天日夜辛苦。現在果園開始有了收成，丈夫和自己的頭髮卻也白了，兒子不在，他們還是得折磨逐漸僵硬的老骨頭，一日一日繼續疲累下去。趕朝露、趁晚涼，清苦夠勞了一輩子，爲了什麼？爲的又是誰呢？阿信孀站在廊簷下思想著，越想心頭越是紊亂。

便這樣，丈夫阿信還是每天照常去果園工作。過了四五日，傷口是癒合了，可是裡頭化膿，手腕，整隻手臂，腫得跟牛腿一樣粗。醫師不准他再工作，阿信嬭也不願他再上山，等他晚上就寢後，便偷偷將機車鑰匙藏起來。隔日清晨，恐怕是傷口化膿，痛得睡不安穩，五更天才稍稍睜眼睡了會吧，丈夫倒是雞啼過許久才起床，天已大亮了。她聽見他翻箱倒篋的聲音，也不去理會，兀自蜷屈身體假寐。丈夫倒有些懷疑，踏近床緣來試探的問：「鑰匙呢？」眼睛直直盯住她。阿信嬭原想捏謊不曉得，話到了唇邊又改口：「別去吧！手疼。」她說。可是丈夫還是眼睜睜的凝視她，直看透她心坎裏去，她祇好招供：「在廚房角落瓦甕底下。」丈夫顧自去取鑰匙，出門。已發動摩托車，卻又熄了火，隔著牆壁在簷下淡淡的說：「放心啦！不工作，去逛逛也好。」然後才真的砰砰一路迤邐而去。阿信嬭聽見那逐漸遠去，被清晨微帶空寂意味的寧靜所淹沒的聲音。心中又是一番酸澀。

那天午飯過後，阿信嬭拄著拐杖一個人在廚房內忙碌。她早上特地麻煩阿信去市場幫她買了一份牲禮和四色水果，打算中午把牲禮煮了，下午去村子西邊觀音廟拜一拜神明。聽說那尊菩薩很靈驗，有一千隻手，法力高強。前回木林嫂為兒子添丁娶媳婦的事，也曾去參拜，現在阿信可不真的乖巧得很？木林嫂在眾人面對阿信嫌東嫌西，誰不知她背地裏是樂歪了嘴。所以，阿信嬭想，我也去燒柱香，許個願，阿信一定能早日康復。

阿信嬭從廚房忙完出來，阿信正好在她家客廳門口探頭，一看見她，便跨進門來，親切的問：「阿信嬭那裏去了？喊了三四聲都沒聽見。」阿信嬭微笑說：「廚房裏煮牲禮呵！手腳緩慢，妳看日頭都斜向簷角去了才忙完。」阿信倒唬了一跳：「煮好了麼？您腳上不方便，我下午替我婆婆裁縫一件短外套，本想裁剪完就來幫您呢！」阿信嬭聽得又是感激又是心酸，「那妳陪我去觀音廟拜拜罷！」她說。老少二人，便由阿信用朱紅色圓形的謝籃裝妥牲禮及果品，提著，阿信嬭手撐拐杖，蹣跚然往村子西邊而去。

日頭已然偏斜，又圓又紅，很有點夕陽的味道了，陽光溫融融灑在身上，映得人顏面都煥發起來。阿信嬭被太陽曬得心頭暖暖的，看看身旁微顯出少婦溫潤風韻的小媳婦兒，疼惜似的說：「阿信，結婚多久啦？該有了吧！」被不期然這麼一問，阿信一下子紅了臉，光采幻射，更顯得幾分嬌媚，靦腆的回答：「大概三個多月吧！」阿信嬭接口問：「打算查查浦仔，還是查查某仔？」阿信噙著嘴笑：「怎知道哪？不過，阮阿爸希望我生個查浦仔。」阿信嬭不信地：「木林哥？不會吧！我看他挺喜歡女孩兒啊。」阿信說：「是呀，我阿爸是喜愛女孩子乖巧。可是，阿信嬭也知道，我家有四甲果園及兩甲多的稻田，添了一個人那裏忙得過來？阿爸是想，我如果早日生個查浦仔，過幾年他老了，做不來粗活，家裏好歹也多個人手。」阿信嬭聽了直歎氣：「查查浦仔，長大了也未必會留在鄉下，到頭來，恐怕木林哥還是老牛一條，得拖車哩！」阿信看了看阿信嬭，說：「或許吧！我阿爸也說他是勞碌命，閒不住。」

去觀音廟必須經過魚肉市場。阿信嬭二人走過的時候，幾家生意清淡的攤子正在刷洗刀砧和地板，攤子上攤著幾尾鯽魚和賣刺的五花肉。鯽魚的眼珠灰白死瞪著，五花肉則被剝得零零落落，像極鋸刀刻痕下殘缺的屍體。成群的蒼蠅嗡嗡飛舞。有一家肉舖子阿信嬭時常光顧它的生意，老闆姓張，是村裏屠豬的頭等好手，人長得是虎背熊腰，是幹架的好材料。他清晨在豬灶殺豬，午後便在攤子上賣肉。他賣豬肉時價格極其阿沙力，斤兩也足，所以生意遠比附近肉攤子

好，一天宰殺一頭豬往往不夠賣，然則屠殺兩頭，卻又太多了，因此下午四、五點鐘時候，他倒常常還留在市場裏頭。阿信孀和阿惜遇見他的時候，他正和老婆金枝拌嘴。金枝寒著臉，手持掃帚掃攤位周遭的地板，嘴裏不停的嘮叨著昨晚這樣，昨晚那樣，好像昨兒晚上發生一件天塌下來的事。老闆張來福斜傾著身軀毫不在乎的倚在肉攤平檯上，冷峻視金枝不發一語，眼神清冽如水，尋不出一絲痕兒。他懶懶靠著，一面將一把刀尖略帶鋸齒狀，鋒口雪亮的屠刀哆——哆——，反覆擲向組板，屠刀筆直矗立，末梢的刀把嗡嗡顫抖個不停。一聲哆便是一張弦，弓得人胸口都要漲裂了。赫然，他一個箭步撲向金枝，手中尖刀白光濯濯、閃映他青筋暴聳的臉，喝：「閉嘴！」短捷響亮，把經過旁邊的阿信孀都嚇一跳。阿信孀又好氣又好笑，忍不住說：「來福仔，又去賭博咯！」張來福正在氣頭上，自然也沒好聲息，脫口頂撞：「神氣，你家登財不也在那裏？」這幾日不見登財回家，阿信孀原本就懷疑他手癢又跑去賭博了，便想再問仔細。金枝這時卻撒潑起來，手中掃把一丟，囂聲驚天動地號啕：「還說沒有去賭，剛才還說沒有！……我怎麼這麼命苦啊……」阿信孀見此景況，登財的事當然不敢多問了，喚了阿惜一同快步走過市場。

既然走出市場，背後唬唬嚷嚷的聲浪阿信孀便不去理會。年歲已五十出頭，這種鄉下夫妻因為工作勞累脾氣暴躁為小事而吵鬥的事故，她早已司空見慣。這種吵架是不需要勸解的，因為吵歸吵，明天還是必須一起外出工作，人總得吃飯哪！阿信孀想及自己和丈夫數十年婚姻生活，從手無長物的租賃瓦厝，到自建鋼筋水泥房舍，到耕耘山坡地披星戴月的日子——一段漫長的歲月，可不也是一段爭爭吵吵的歲月？人家說，夫妻是床頭瞎吵，床尾和好嘛！阿信孀想著想著，不由笑了，額頭上、眼角旁，盡是皺紋，連皺紋也深深淺淺的笑著。「阿信孀？阿信孀？」忽然聽見阿惜呼喚她，阿信孀轉頭答應。阿惜接著說：「想什麼？傻愣愣的！觀音廟到了。」

3

燒完香回到家，天已黑得摸不清方向。廊簷下的摩托車還沒回來，屋裏的燈卻亮著。阿信孀心下嘀咕：「是誰？」一進門，倒聽見兩個小孩子爭著喊奶奶。原來是登旺回來了，登旺的兩個小娃兒正在客廳裏看卡通，看見她，猴兒似的蹦蹦過來，想替她提藍子。阿信孀拍拍大孫子再興的頭，說：「太重了，你提不動。爸爸呢？」再興正要回答，孫女美菊搶先說：「媽媽在廚房煮飯，爸爸去洗澡。」才說著，登旺已從浴室出來，喊了阿姆，將竹籃接過手去。阿信孀問：「怎麼有空回來？」登旺說：「這幾日工廠沒訂單，便回來看看您和阿爸。」阿信孀心中頓時計較起來：到底娘不如爹啊！我病了這許多時日，從不曾回家探望，如今才知道他父親受傷，就匆匆忙忙趕回來了。正不高興著，登旺說：「下午聽永慶叔說阿爸的手受傷，嚴不嚴重？」阿信孀疑惑地：「登財沒告訴你阿爸的手被除草機割傷嗎？」登旺說：「回來才知道的。」

忙碌了一下午，到底累了，阿信孀吃過晚飯便回房休息。睡了好一會兒，朦朧中彷彿聽見客廳裏有談話的聲音。聽不見電視機的吵鬧，她翻身看床頭的鬧鐘，原來已經過了午夜十二點。這時候，由客廳傳來丈夫的聲音，語氣十分不

悅：

「你下午聽了李永慶什麼瘋言瘋語，現在來和我爭論？」

「阿爸，不關永慶叔的事。」是兒子登旺的聲音：「你想想，阿姆的腿不方便，您又受傷，果園的工作誰做？倒不如把果園賣了……」

「不賣！」阿信嬌聽見丈夫斷然否決。

「但是，您和阿姆年紀都不小了，為什麼還要賺這種辛苦錢？過不久台灣加入世界性經濟貿易組織 GATT，農產品更不值錢了。……登旺似乎有些焦急，口氣已失去平穩：「再說，要賺錢，台北機會多得是，苦苦守在鄉下有什麼意思？」

「我就是死守在鄉下一輩子！」丈夫怒聲斥喝。

這麼一吼，登旺倒不敢再言語了，良久，才又聽見他氣息軟弱，幾近哀求的說：

「阿爸……我的工廠需要兩百萬現金來周轉。」

客廳裏傳來椅腳磨擦地面吱吱的聲音，阿信嬌猜想是丈夫踹開座椅要回臥房了。這時又聽見登旺囁囁嚅嚅說：

「借給舅舅的八十六萬，真的要回來了嗎？」

丈夫沒有回答，他已經走進臥室裏來。阿信嬌立即閉上眼睛假裝熟睡，心頭兀自啾啾跳個不停。登旺怎麼經營工廠的，怎會虧空那麼多錢？阿信也真是，怎麼一口就拒絕呢？登旺要是有辦法，也不會回來求我們老頭子了。不過，話說回來，哪裏去籌措這一大筆錢？難道果真把果園賣掉？不成，不能賣！果園是丈夫的一輩子，說什麼也賣不得。唉！當初要是沒有借給弟弟火生那八十六萬就好了，現在東西鄰坊挪借補貼，勉強救救急應該不難。但……

丈夫在床上躺下來，可是並沒睡覺，每過三兩分鐘便翻轉身軀，床板隨著他的翻身，吱吱響著。阿信嬌睜眼瞧向窗外，一輪明月悄悄掛在天邊，藍天清亮如洗，繁星閃爍。多像童年的夜晚啊！她和弟弟火生躺在庭院草蓆上數星星看月亮。晚風徐徐拂上臉龐，他們往往不知不覺間就睡著了，睡夢中，雙手還搗住耳朵，怕頑皮地用手指指月亮，半夜裏嫦娥阿姨會偷偷剪去小孩子的耳根。那時候火生對她多親暱呀，夜裏害怕總要姊姊陪伴。曾幾何時，火生與她竟斷絕來往了。這是怎麼說呢！不再借錢給他，難道就讓他怨恨我到這般田地？火生經商失敗，這幾年日子艱難她自然知道，但也不能因為這樣就拿錢儘往娘家送啊！丈夫阿信，他可是一滴血一滴汗在掙錢，日子也不輕鬆。更何況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她怎麼可以過份操縱全家金錢的用途，一邊是姊弟至親，一邊是丈夫兒子，她誰也割捨不下。然而現在怎麼辦？登旺急需錢用，而家中已無積蓄。她能去向火生要錢嗎？如何開口呢？

今夜想必是十五吧！明月圓而皎潔，映照附近鄰舍屋影幢幢；月光透過窗玻璃、紗帳，疏疏落落篩灑上床頭。因為忍受不了歲月的月光，阿信嬌不安的轉動軀體。「李永慶開價多少？」丈夫突然問。阿信嬌嚇了一跳，竟默了，等明白丈夫的意思，她又沈吟許久，才說：「我明天去找火生！」丈夫說：「算了吧！何必去逼他？」阿信嬌說：「可是……試試看吧！」「隨妳！」丈夫說，說完轉身去睡了。阿信嬌仔細察看丈夫層層紗布纏繞的手，發現浮腫已消褪不

少，「是神明保佑罷！」不禁內心誠敬的感謝著。

4

阿信嬌踏上弟弟火生家門前石階的時候，脚步有點恍惚膽怯，曾經居止二十年的娘家，感覺上既熟悉又陌生。從七月份亮堂堂日光下走進陰沁的屋簷陰影裏，透心的清涼使他深深吐了口氣。

廳堂裏闕無人影，阿信嬌倚著門沿喚了兩句火生仔，沒人答應，便走進屋子裏去。客廳內有些濕涼，暗紅色八仙桌上供著美國進口的葡萄柚，黃橙橙的，教人很想咬上一口。阿信嬌抬頭看供品後面母親槁老的遺容，隨即想起母親出殯當晚，火生青筋暴露的臉孔，「老鼠屎一樣的財產！」火生咬牙切齒：「看我以後初一、十五怎麼祭拜妳！」那時候，她真擔心母親在陰間沒人供奉，挨餓受凍，便脫口說：「缺錢，來找阿姊吧！」沒想到火生這麼捨得花錢，拿上好的葡萄柚來孝敬母親，自己倒是錯怪他了。

在客廳等待許久依然不見人影，阿信嬌又叫喚了幾句；呼喚聲在空洞洞房屋內單調的迴響著。她於是往左側臥房走去。才跨過門檻，一陣酒臭衝鼻。她掩鼻退後一步，抬眼朝床鋪望去，火生屈腿斜靠在床頭，頭髮散亂，也正醉眼也斜的睇視她，床前污穢吐了滿地。阿信嬌心中頓時湧起疼惜。喝酒哪有這般喝法？剛想責罵，火生已搶先說話了：

「欠妳三分錢，就穿堂入戶在老子家中亂闖，怎麼，拿東西去典當呀？」

這麼尖酸的話聽得阿信嬌嘴張得大大的，一時合不了口，滿懷的關愛由沸騰退至冰點，啐聲就罵：

「這是對阿姊講話的態度嗎？」

「甯——，還是阿姊呢！」火生冷笑：「借錢的時候，阿姊怎麼不聲不響呀？」

「你——」

阿信嬌臉上青一陣、紅一陣，聲音都發抖了。

「火生，」她說：「做人可要憑良心。你需要錢，我哪一回沒給？到底是你姐夫賺的錢啊！你姊夫本來還說，以前借給你的，就不用還了，……」

「那你來幹什麼？」火生一句話也不放過。

「登旺他……我來看看你，不行嗎？」

阿信嬌可憐兮兮的說，登旺的事倒不知如何開口了。火生賴在床上，噙著臭臉，只是不斷冷笑，後來索性閉上眼睛，讓阿信嬌一人無可奈何傻乎乎似的站在那兒。

「偶而也來瞧瞧阿姊吧！畢竟，爹娘過世以後，娘家就你一個親人了。」許久以後，歎了口氣，阿信嬌緩緩的說。說完，拄著拐杖趑趄起往門口走去。快踏出房門的時候，她看見牆角下擺放著一籃腐爛了的葡萄柚。

日子總也是如此過一天算一天。從阿信嬌開始借錢給火生的時候，不管有無償還，丈夫阿信從不過問。現在也是。

從火生家回來之後，早預知結果似的，丈夫根本沒有問詢結果。偶而會哼幾句的恆春調望春風，倒不唱了。立秋日前後，阿信孀村度果園內龍眼應可採收了，便將籃筐由儲藏間取出來，換上新麻繩，配當有扁擔。丈夫傍晚回來，瞧見了，也沒說什麼，只是淡淡的看她一眼。於是，丈夫開始為採收龍眼而忙碌，她則繼續在家裏療傷，誰也不再提起錢的事。登旺從台北寫信回來，說是再籌不出錢，便要遭銀行跳票了。她不懂跳票是啥意思，只是隱隱約約感覺問題的嚴重與令人不安。丈夫看完信，隨手置於桌上，點燃香菸，大口大口的吸著。她內心怔怔忡忡好一陣子，終究心一橫，也不去想它了。

5

這天近午時分，秋老虎無情的肆虐大地，院子裏的水泥土被曬得火燙，風一吹，迎面便是滾滾熱浪。阿信孀偃臥在客廳藤椅上，豔陽的燥熱透過屋瓦煎燎下來，人倒像是被煨在蒸籠裏似的，貼靠椅子的肌膚，黏溼溼的全是汗水。她半睡猶醒，驚覺有人走進屋內，睜開眼瞧，竟是二兒子登財。登財低垂頭，一個勁兒往房裏走去，喊他也不搭理，進房後便將房門鎖上。阿信孀感到意外。打從登旺不再給登財零用公錢以後，登財每次賭博回來，勸也由她，罵也由她，總是涎著臉想向她再訛詐個萬兒捌仟的，今天是怎麼了？突然的改變使阿信孀有些懦懦難安，仰臥的身子不由坐直了，「登財！登財仔！」刺探的喚了兩聲，卻沒聽見回答。阿信孀反倒火了，拐杖使勁朝登財房門攢，卡嚓一聲摔成兩截，劈開噪門喊：

「出來」

登財不情不願的開門走出來，可是垂頭喪氣，滿臉惶恐。

「怎麼回事？」阿信孀給弄糊塗了，關心的問。

登財呆呆的坐著，眼眶深陷，猶如骷髏深闊而空虛的眼洞，眼珠子翻白而且紅筋滿佈，三百年沒闔眼睡覺的模樣。

「……」沒有回答。

「……」阿信孀咄咄逼問。

「賣豬肉那個張來福死了。」良久後，登財才有氣無力說。

「死了？」阿信孀吃驚得差點跳起來。

「他早上要殺兩頭豬，所以其它屠夫都走了，他還留在屠宰場。中午時分，有人發現他被割死在眾豬的大鍋中，他用來宰豬開膛剖肚的尖刀直挺挺插在他胸口上。聽說，腥紅的血流了滿地……」登財說，有點精神恍惚且恐懼，彷彿被殺死的是他而不是張來福。

阿信孀半信半疑。不可能吧！她想：張來福那等身材，戮豬都像捏死螞蟻一樣容易，誰殺得了他？聽豬龜那群殺豬營生的人說，張來福胖胖雖胖，身手極矯健，屠豬的技術是一流的。屠豬的第一步驟是放血。放血的時候，他把屠刀

「哆」刺進豬喉嚨，既準確、又俐落，血都比不得他快，尖刀拔出，刀尖丁點兒血跡也無，而張來福從容騰身閃避，猶溫熱黏膩的血注乍然噴綻，決不會沾染上他的衣裳，這樣的身手，怎會被人用自己的屠刀戮死？阿信孀一味沈思著，疑惑的盯視登財面容慘白的臉。

「阿媽，您現在手頭上有多少錢？」登財突然說。

「什麼錢？我沒有啊！」阿信孀失神地。

「……」登財好生失望。眼神更空洞了，宛如少婦等待死於船難的丈夫。

登財這回可著實詭怪，平常一餐飯時間都不肯留在家裏，現在竟然整整在家中住了一個多禮拜，而且是除去吃飯、洗澡，整天一步也沒走出房門。阿信孀有一次偷偷窺著門縫往裡頭瞧，祇見他平躺在床上，手脚僵直，兩眼呆滯的凝視天花板。有時候阿信孀自個兒悶得慌，推開門想進去與他閒聊，房門才轉動，登財卻赫然彈跳起來，臉上寫滿恐懼。阿信孀同時注意到這幾日她家前後後總有鬼鬼崇崇的人影，數目不止一個，個個身手敏捷，阿信孀才一留意，他們魑魅一樣，一眨眼就消失了。阿信孀感覺氣氛很不對勁，丈夫正忙著收成龍眼，每日早出晚歸，又尋不出時間和他商量，心中不禁微微顫抖起來。

張來福死後第九天清晨，阿信孀一家三口正在吃早餐。丈夫阿信端起碗，隨即又放下來，平靜的說：「等一會兒，李永慶要是開價三百萬，就把果園賣了。」

阿信孀才扒下一口粥飯，差點沒給噎著。留意丈夫凝重的臉色，又不敢冒然接口，過了很久才小心的問：

「真的賣嘛？」

丈夫點點頭。

「賣三百萬？上回不是出價三百五十萬嗎？怎麼減少了？」

「我說賣掉就賣掉，嚕嘛什麼！」彷彿被刺痛傷口，丈夫倏地大聲斥喝。

阿信孀一肚子疑惑。大清早丈夫就喊了登財起床說要一齊上山工作，現在又要賣掉果園，究竟是怎麼回事？幸好登財跟他父親出門時，原本恐懼慌張的神情已然消失，讓阿信孀放心不少。吃過飯，她收拾好碗筷，一邊考慮中午採收龍眼工人的午飯該準備什麼菜餚，一邊蹭蹭蹬蹬走回客廳。都還沒坐穩，李永慶的老婆秀花已出現在門口，篤篤敲門兩響，可沒等阿信孀答允，就自己跨進門裏來。一進門，縮頭縮腦，窗口、後門四處瞭望，也不知張望什麼，等望夠了，一屁股蹶進阿信孀身前的沙發椅上。阿信孀瞧她一副旁若無人氣鼓囂張的姿態，十分惱怒，正想弄個法度教她難堪，秀花卻說說話了。只見她瀟灑舉起右手，一揚，與阿信孀是三、四十年老朋友的態勢，熱絡萬分：

「噯唷！阿信嫂！我說妳還真大膽啊，還敢讓妳家登財出門！」

「登財為何不能出門？」一句話把阿信唬住了，緊張的問。

「爲什麼？……」秀花瞪大眼睛珠子，聲門仍然是提高八度。

「原來左鄰右舍都知道了，阿信孀還蒙在鼓裏啊！妳家登財，他闖禍啦……」

「闖禍？……」阿信嬌不解地。

「是呀！……」秀花這下子可神氣了，突然趨近阿信嬌身邊，臉孔直撞上鼻尖，微揚的手遮住嘴巴，細聲而且神秘的說：「阿信嫂沒發覺妳家附近有人監視嗎？」

阿信嬌慌忙點點頭，悚懼若隱若現網上心口。秀花接著說：

「他們是街尾那批混混。阿信嬌記得嗎？去年農會總幹事改選，新任總幹事不是莫名其妙被人用武士刀砍死了嗎？聽說，是他們幹的哪！阿信嫂，妳得當心！他們已放話說，要剝你家登財的皮。……」

「爲什麼？——」阿信嬌嚇白了臉。

阿信嬌被驚嚇的表情，秀花看在眼里，樂在心裏。嘴一張，「嗯——」一聲，然後說：

「阿信嫂，我說得口渴得很哩！」

阿信嬌一顆心正懸在空中，沒想到秀花竟然在這緊要關頭吊人胃口，也顧不得掙面子了，連腿傷都忘了，跌跌撞撞，從冰箱內取出一罐冬瓜茶遞給她。秀花伸手接了，沾唇也無就順手擺在茶几上，又沈默了好一會兒才接口：

「還不是爲了錢！你兒子登財賭輸錢要賴不還。」她說。

阿信嬌聽了後放心的長長吁了口氣，內心開始咒罵秀花天花亂墜大驚小怪，故意促挾她。

「哼！還錢就是咯，幹嘛要殺人！」阿信嬌不高興的說。

「還錢——？阿信嫂，妳說得倒容易，一百二十萬，你家登財欠人家一百二十萬哪！」秀花再度拔高了聲音。

「一百二十萬？——」

阿信嬌胸膛轟一聲彷彿炸彈開花，碎得支支片片。這下可好，大兒子登旺工廠急需兩百萬，二兒子登財虧欠一百二十萬賭債，她和丈夫阿信去哪裏榨擠出這麼多錢來？登旺的兩百萬不給，頂多工廠破產罷了，日子清苦一點兒，還可以勉強活下去，但是登財這一百萬多萬怎麼辦？不還，難道眼睜睜看兒子祖上肉似的被人砍殺不成？阿信嬌腦裏一陣天翻地攪，表情隨之陰晴不定，秀花看得分明，瞳孔裏盪漾的笑意越來越濃。清了清喉嚨，聲音變得十分誠懇：

「阿信嫂，前回我家永慶跟妳提起的事，妳覺得怎樣？」秀花說。

「三百萬是吧！」阿信嬌意志崩潰，口風大不如昔。

「原來我昨天開出的價碼，阿信哥已經告訴妳了。」秀花故作訝異：「可是，……今天早上我家永慶說，他最多只可以出價二百八十萬。……」

「又少了！……」阿信嬌不由氣憤填膺。

「錢是少了，但是，阿信嫂，妳可得想清楚，兩百八十萬可都是現金喔！妳們賣給別人，或者去農會抵押貸款，都絕對無法立即湊足這麼多現金。再說……人家拳頭粗刀鋒犀利，催討賭債可不會拖拖拉拉！」

秀花又是慫恿，又是威脅，就好像阿信嬌不把果園賣給她是錯失良機的樣子。阿信嬌自然知道這是秀花的花招，是個陷阱，然而事情火燒眉急，情勢又似乎逼得她非往陷阱裏跳不可。

「我再和阿信商量。……」阿信嬌有氣沒力的說。

6

那天晚上，左右鄰居關門睡覺以後，阿信嬌把登財叫來，狠狠訓斥了一頓。丈夫本已睡了，聽見責罵聲，又起身回到客廳，不發一語在角落裏坐下。阿信嬌嘴裏罵，手中雞毛撻子使力抽打，氣得全身痠軟發抖。就像登旺回家那天晚上一樣，一輪明月悄悄傲升在東邊山嶺上，月光透過香蕉樹葉斑斕的照進屋裏來。阿信嬌罵也罵了，打也打了，出夠了氣，窩在屋角藤椅上只是哽哽咽咽，老淚流滿臉。丈夫默默的凝視灑在窗前的月光，輕歎口氣，悽惻的問：

「登財，你怎麼說？……」

因為挨罵，登財一直頭垂得低低的，半句話也不敢嚅。聽見父親詢問，微抬起頭，緘默了很久，才畏畏縮縮回答：

「阿爸，阿母。其實……他們不是因為我欠債不想殺我……」

言語中透露著玄虛，阿信嬌不覺和丈夫對望了一眼。登財又接著說：

「他們詐賭！阿爸，他們詐賭，我和張來福都被騙了。張來福很不服氣，當場和人打起架來。那時候賭場內只有兩名保鏢，張來福塊頭大力氣粗，又正在氣頭上，一個失手把其中一位手臂給拗斷了。……」

「就爲了這個緣故他們殺了張來福？」阿信嬌問。

「其實他們也不想真的殺死人。」登財囁嚅說：「張來福因爲打傷了人，又到處宣傳他們詐賭，所以殺死他。至於我，我想……我想他們……只要錢。」

提起錢，三人同時安靜下來。清亮的月，繼續有銀色的月光映射進屋裏來，刺穿至蒼老的心坎裏去。

「永慶叔爲何老是想買下我們家的果園？」登財忽然話題一轉，問：「最近他前前後後不是已經購買了不少土地嗎？那麼大片田地，永慶叔和他女婿二人如何耕種得了？」

「當然耕作不了，他們根本不是要耕種。」與長青財團合作，他們想變更農地蓋高爾夫球場。……」丈夫說，又嗟歎口氣：「也是報應！誰叫你媽當年不積口德，嘲笑李永慶老婆秀花肚子不爭氣，老是生女兒！……」

提起秀花，阿信嬌心頭翻翻絞絞，禁不住燒起熊熊無名怒火。吸口氣，她猛然站起來。

「去報警！」她說

老少三人先關熄了燈，然後輕輕拔下門栓，藉著屋簷的陰影鬼魅般閃出門來。是一個月色淒迷的夜晚，圓圓的明月高掛在墨藍的天邊，顯得特別暈黃。月光照在兒子臉上，圍牆外香蕉樹葉脈上，村莊東邊水流潺潺的溪潭上，阿信嬌心想，當然也照在溪潭對岸墓園張來福新墳塚的濕土上，甚至順著泥土隙縫鑽入地中，照在張來福鮮血流盡，雪花花的臉龐上。想起張來福的慘死，阿信嬌的心臟不由得仆仆劇烈顫抖起來。「張來福現在是不是也像市場裏的鯽魚灰白的死瞪著眼珠？」她揣測著，內心更加滋生幾許不安。而當巷口霎然間橫出三位口嚼檳榔，手持武士刀的壯碩而流里流氣的

男人時，她差點尖叫出聲。

三人同時停止腳步。阿信嬌緩緩慢慢噓口氣，強忍住心頭的驚慌，抬頭注視天上的月亮，那從小到老，光芒照耀卻又陰晴不定的月亮。

「一輩子？或是兒子？」她轉身詢問丈夫。

丈夫一臉皺紋，兩眼凝視身旁的兒子，緘口不答。